

說部叢書

第十八集初編
七十八集

航海小說

復國仇

用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復國軼聞

第一章

余從事航海業者凡十有四年其往來余心不能去者則爲洋能剖各蓋洋能剖各爲倫敦至南美洲之郵船余初膺薦爲隸屬船長之四等員實已得二等員憑照余雅不欲既而以其往返有定所定期而乘客至繁可藉得交際之樂遂就焉

視事六月擢三等歲終遷二等後竟得爲頭等員位置益高責任亦益重凡舟中庶務咸綜之旣須得乘客歡心又不可損船主利益所僱役宜使不曠所事又不得過涉苛嚴且臨其上有船長勢均則易生忌脫意見不符舉動卽多撓阻此席固非易任者

余任事未久有赫范司登其人來居船長職余素未謀面然曾聞同事者藉藉毀其短及一見知爲非誣盛修飾邊幅類紈袴子弟一入船卽以舟中不整潔詰余色頗厲然是時甫離塢客皆未入艙諸部署未定余卽以尙須整理對渠亦不復進詰迨

駛發末日及晚。而二等員罕盤此。及三等員哈立生。皆被譴。余自度亦不遠矣。及次日果然。時余適值守船下。與司會計者談。忽四等員來告。以船長立船面邀余。余應命往。見與數女客共坐。余猶意其必不於稠人前蔑我也。孰意一見卽謂余曰。海姆司完君。我聞乘客有欲用投鐵板船上游戲者。君何以不許。余曰。然。我但告問者以出港後取出。此船長包滿雷時故例耳。赫范司登曰。今日余主此船。君胡包之。云其亟取板至。供衆用。後此願君於諸乘客接待必周。余唯唯退然。自此不能無介介。亦決然有去志。

抵南美。檮阿根廷共和國者。約兩星期歸道出利俄約。最後有西班牙人。名雪爾范。四脫爾者。亦來附舟。其人體偉岸。晴髮深黑。鬚修而銳。構思時常。撫之操英話甚純。不數日。與余接談者已數次。嗣因船長雅不欲辦事員與乘客周旋。故余常引避焉。比離西印度之日。余正督髹工治船欄。忽巨浪至。髹工傾仆。潑其漆污女客衣。余急爲請罪。而女客亦以此非髹工過。一笑去之。適是時赫至。見傾漆狼籍。怫然問余曰。

此何爲者。余曰。髹工顛於浪。誤傾其漆筩耳。赫曰。君不當以若是孟浪者任此職。胡不辨別乃爾。語竟。反身去。

午膳後。復召余去。赫有怒色。問曰。海君何匿事不白。余曰。何事。余從無匿者。赫曰。彼女客之衣若何。君胡不告。幸聞諸他人。否則將終被掩飾矣。余曰。竊以爲此區區者不足煩船長。且密司盤傑亦以爲此偶然事。早原宥之。赫曰。無論偶然與否。君職當以此告我。君默默實虧職務。又常以不敬加余。恐貽此船辱。余至此意怏怏。顧不欲與口角。惟曰。君言是。使我警覺。前此猥忝管理。妄善之譽。今不然。脫有咎。願君指摘。當加勉耳。赫曰。勿多言。我終須舉此以告公司中董理者。余曰。余或蹈過不自知。君肯直言乎。赫曰。亦殊不勝言。卽如昨日。我曾以船後雨幕破裂。須修製告君。余曰。誠然。我曾呼工往。今當已修竣。赫起立曰。然則請偕往視之。須臾至船後。幕裂如故。余詫甚。赫則大聲曰。君放棄職務。而復虛構以給我。竊爲君惜。余時亦怒甚。答曰。我非能受虛構誑人之名者。君不信。試問製帆之工。今晨已承修葺之命於余。放棄職務。

工也。非我咎。赫曰。君尙圖諉過乎。君若素以誠信相孚者。亦何至藐君命。惟有以此入記錄簿中耳。拂衣而去。余往詢諸工。知實以他事旁午。旋竟忘之。余入室自思。赫若舉此報告。若輩必以爲事出有因。余名將大損。念至此。中懣懣。顧視事如常。赫與余之感情。遂日惡一日矣。

余時復與雪爾范四脫爾遇。雪常招余語。若甚好余者。且窺其語氣。似頗擁厚賞。一日雪來。復自述所經歷事。謂嘗從軍於尼楷拉格、墨西哥、白勒徐爾、支里等處。余曰。余恐南美。不久必更有政變。雪吐雪茄於口曰。恐不能免。其人民爲最激烈之人種。雜處生育者。弱肉強食。安分玉石。余曰。若此類國。卽舉我爲總統。我所不願。今日衆好之勢力赫赫。明日卽衆惡之七首。揕其胸矣。雪答曰。其危險誠然。好持政權者。實亦不乏。少頃復曰。記數年前遇一人於巴黎。彼曾從軍於法屬阿非利加。往澳洲翦羊毛爲業。復詣好望角爲礦工。後又於紐約售股票。其所爲尙不止此。可謂無賴之尤。當遇彼時。憔悴長飢。瀕死矣。顧有所長。能操半世界方言。不知者。皆疑爲土著。然

其時竟旁皇無所表見錄錄如恒人不謂三年後竟爲南美一共和國中之總統甯非創聞事余曰今其人安在曰彼執政六月又有他人得常備軍之心起而爲亂致倉皇去國幾不自保然必有一日歸謀恢復

余疑其所言爲自述卽曰然則君友竟不肯釋怨乎雪曰然言次雪以從事航海久暫遊歷何所問余旣而曰我恐君與船長稍有芥蒂信乎余曰然吾正不知何以相失雪曰君已得頭等員憑照耶余曰有之曰旣有以船長借重君倘不以爲嫌乎余笑曰何敢特恐此機會尙遠耳雪曰或卽在此段航海線中果今日有他公司來欲屈君亦受之否余不解其何意姑應之曰此下懷所最願者雪復問曰君已婚乎余曰未也他日果力足有室亦不敢緩第此希望正未易遂耳航海所入頗菲且恐無以度歲若愛我者能一援手則幸無既極雪曰此亦非不可爲之事卽起而辭出數日舟行已近莫吉利海峽雪復與余語及此事余知其必有故然卒不易測豈知有不得不畢露者

第二章

越四日。舟抵莫倫。余不別赫范司登。逕登岸。附火車至刹立絲盤來。然余家尚在福爾史旦去刹立絲盤來可五里許。乃徒步以往。因急欲見瑪蘭。瑪蘭者。固余所夙眷。余少孤。瑪蘭亦幼失怙恃。長而相慕益甚。余年二十三。卽與訂婚事。余歸去里門半里許。邂逅村中主教。主教爲余忘年交。相見極歡。且曰。君此次海行。爲日何以較短。余曰。自我觀之。則似較長。歸心殆如激矢也。村中近事若何。主教笑曰。君所謂村中事者。意卽華登馬蘭姓女郎耳。與君母皆無恙。一昨曾見之。乃偕行抵門。珍重而別。瑪蘭已自內見出。而迓余。余先與吻。以示渴慕。是日。瑪蘭衣白衿。衣流波澄碧。儀態益妍。左手名指上。則所贈之約指。燦然在焉。余入見母。依依語。瑪蘭則奉茶餌。至瑪蘭者。素任是村中小學堂教員。授琴歌。兒童皆好之。此數日間。值休沐。余因得朝暮與侶。鼓枻共釣。曳裾共步。婉變固無其匹。

至第三日。余假主教車。往刹立絲盤來。歸已薄暮。郵信至。啟視。則爲公司之書記所

發書言公司代表人。速余以禮拜五三時至辦事所。瑪蘭問曰。迭客余字小此何爲者。
君歸家期既縮短。若曹又復攝君以去。眞惱人不淺。余曰。不特此也。我與船長赫范
司登多齟齬。彼曾暴我短於公司。因以恫我。今殆事發矣。瑪蘭怒甚。曰。是胡爲者。脫
爲我見。當面詰之。余自得信後。頗躊躇。蓋苟一日不事。事卽無所取給。而余之淪落。
可立待。

屆期。余果辭瑪蘭與母往倫敦。至辦事所。待至二十分鐘。書記出。謂余曰。諸董事已
皆就座。余隨之入。則見主席者爲公司代表人。諸董列左右。主席者見余入。卽謂余
曰。今日所以速君至。以船長赫范司登報告耳。彼曾短君怠於職務。舉動傲慢。且誣
誑自飾。有此三端。余輩聞之。皆甚爲君惜。脫欲辯護。不妨直陳。余卽前答曰。此種報
告悉屬子虛。船長赫范司登。有意齷齪。乃妄詞構我。赫倘在此。願與對質。主席者曰。
海君其勿爾。赫船長任事久。待人無偏畸。爾母甯承認彼所言之半。而留其半。待諸
董事。恕宥何如。余曰。不然。旣知所言之非實。復自承之。愚者不出此。赫船長在開駛。

之前。與我若有芥蒂。亦莫解其故。此報告之所由來也。余遂備述舟中一切狀。而微窺諸人。似仍與赫表同情者。余幾憤不可遏。

時主席者命余退息數分鐘。俟商定再入。及入。主席者謂余曰。我等已熟商此事。君受事匪伊朝夕。從無過失。君誠能負荆於船長之前。并允此後勉改前非。事即可了。余聞之。意殊不然。此事必對質。始足明余枉。遂答曰。余實未能奉命。赫船長之咎我者。其故。彼當自知。常例當使彼來證實而後可。不然。余無過。無由向謝。衡以理。彼且當謝余。我之無罪。可以自證。共事諸君皆知之。船塢長當亦了然。主席者曰。惜船塢長已與赫船長表同情矣。

余聞而恚甚。憶數年前曾與小有睚眦。彼又與赫交好。無怪其助彼抑己也。即曰。若然。則我有必承之勢矣。然我敢謂彼兩人之言。皆不足信。時諸董譁然曰。嘻。若所言。抑何剛愎。君誠能幡然改計。往謝船長。知其必不蓄怨於君。此事立可消釋矣。余曰。我斷不能允。其咎實在船長赫范司登。我亦何屑與語。主席者曰。然則必決裂矣。亦

殊可惜。海君助我等辦事久。一旦失之。能無歎然。籌維再四。舍往謝赫船長而外。絕無良策。余曰。余不能戀棧而違本心。除職後。當以被誣之冤。據法律爭之。斯時諸董事。愕然。皆瞠視。意皆奇。余之以一頭等員而兀傲不服。若是。

旣。主席者曰。君不顧我曹。不欲任事。則君與赫船長之交涉。亦非我等所能與聞。雖然。若欲以法律爭。尙請三思。之。余曰。意蓋謂我已除職耶。曰。否。否。昧君言。固欲告退耳。余於是卽曰。諸君其許我。告別他日。當有所聞於我也。拂袖而出。

且行且自念。與瑪蘭結婚。將從此更遠矣。遂往訪律師名衛肅者。衛曾爲余父辦事。齒已高。雖數年未見。其書記猶能識。余屬余少待。當入告。無何。出導余衛。迓余甚殷。余具白本末。衛取鼻煙吸之。默然約一分鐘。始曰。此事尙須熟籌。船長性必多忌嫉。其蓄意久。欲傾君。雖然。君之不平。爲一事。而恃法律。以爭爲又一事。我嘗勸人以訟。必俱傷。可免。則免。君縱能使同事諸人。証君無過。然君自揣今日所處境地。若何。一經對簿。召集同人。費用旣鉅。且於公司中。亦大窒礙。勢必有怨君者。況此事一播揚。

必徧布報紙他公司見之乃爲君驚不可近不敢招致則於君實有不利焉余熱誠爲君計君知之否余曰知之然君豈欲使我受無辜之誣讐而緘口不言者衛曰奈勢處無如何脫我處此地者亦必使此事自行消滅余聞言殊失意衛若已覺察者拍余肩若賺小兒狀曰先生僕老矣君則尙少謬云少者多躁老者能遠慮我惟爲君謀切己之利益若尙願以此事屬余乎余忿然曰我若不復爲人且慣爲誑語者則甚願以此事託君衛笑曰君勿大急公司代表人爲各特弗來男爵我友也明日可往一談務使彼設法剖晰使君雖出公司仍無失名譽而後可余曰甚善我惟願委諸我必使君滿意余曰卽如此可爾衛曰我非好誇詐者然敢謂此法爲最利於君且吾甚念密司瑪蘭今若何耶余曰勞君念無恙渠知此事必大失望衛曰否否此際正可見女子之眞愛情爾曹少年自以爲善識女子不知尙未君可亟歸以寬慰之此事余必力任余與令先君爲莫逆交君事卽余事耳言次吸鼻煙不止與余

握手謂苟有消息當函告。余遂出乘火車歸。而瑪蘭已在剝立絲盤來半道遲余矣。余遂以種種語瑪蘭。瑪蘭曰。君勿憂。郵船不僅泮能剖各公司之欲得君任事者。正復不乏。前路未可量。惟爾我婚期有不得不稍緩者。俟之而已。噫。舉世界有情者。孰與我瑪蘭匹。渠此語如飲我醇醪百斛矣。然余迭次謀事。竟舛午不成。遂有降心復爲二等或三等員之意。昔日頭等員之職。不患不更以勤勉得之。迨屢圖屢失。不覺廢然。一公司中有運載俄國米穀者。需一三等員。可冀承乏。余意必先歸商瑪蘭。然後決定。比抵家。余母即謂余曰。午後有人來視爾。體頁長。貌頗秀美。謂曾遇爾於泮能剖各船上者。爾或能憶之。今寓僑奇逆旅。且謂急欲見爾。余曰。在泮能剖各船上遇我者至夥。長而美者。亦正更僕難數。其誰耶。旣而曰。彼旣在僑奇逆旅。姑往覘之。卽逕往訪諸逆旅主婦。知客甫至。就園小憩。余趨詣之。不意坐園亭中者。卽西班牙人。雪爾范四脫爾也。

第三章

雪爾范四脫爾見卽與余握手曰君來感甚我往訪君知薄暮將自倫敦歸君見我必出意外我徐語君當不爲怪也姑坐姑吸菸此鄉風景大佳我生平所未見者余受雪茄而坐憶泮能剖各船中語彼或爲我薦剡來耶未及言雪卽曰聞船長赫范司登竟以鄙夫待人者待君有諸余曰有之余被其毒不淺非惟使我失職且於他公司中若亦有所播弄者君當日爲乘客當知我辦事果何若雪曰我知之可謂竭盡赫嫉君抑何鄙甚然赫之使君失職實不足爲君惜

余曰嘻此言何以入我耳雪曰否否我意至懇切其故不久君必知之我當日曾與君道及我友之飄泊曾徧天下者君猶能記憶否余曰卽爲南美洲一共和國之總統者乎曰然曰我能憶之然何與於彼雪曰我所欲告君者正關係此人彼自信甚堅以爲苟能使繼位之人去國者則彼必能恢復其故業余曰彼繼位之人豈甘爲傀儡且爲總統者一旦令去國談何容易雪曰然亦顧勢力如何耳脫彼不肯避賢者路則必有使之不得不去者余曰若是則亦甚險雪曰天下事未有無險之一字

存乎其間者。此事之險或較大。然報酬亦至重。余曰。然。事若無濟。則白刃加胸矣。雪正色。若有所思。曰。我亦嘗念及此。然今日尙未暇計。余曰。然。此事於我何與。雪曰。君若不以爲嫌。君正可於其間大有作爲。少選。又曰。我遇君舟中時。君不嘗有已訂婚事之言乎。余曰。然。有是言。顧我今日無所事事。卽得有遭際。亦不過爲三等員而已。而謂我能冒險結婚乎。雪曰。是固非計。然君於結婚前。所需幾何。余曰。倘歲得三百鎊足矣。雪曰。以此作三分息。計得萬鎊。若何。余曰。是亦無異。萬鎊兆鎊。惟機會所適。今日不可知也。雪緩言曰。他則不敢信。我若能以適所言之數。應君用。若何。

余是時心頗忐忑。人如雪者。而肯以萬鎊與人。其所望於酬報者。必甚大。其何以副卽答曰。我意君戲耳。雪曰。否否。余無戲言。實有可應君求者。有意與否。是則在君。余曰。余未達君意。固欲我何爲者。雪曰。事亦甚簡。欲君於一政謀中共事耳。余恍然曰。噫。我知之矣。君所言南美之舊總統。其君也耶。殆欲我助君恢復故業乎。雪頷其首。曰。然。我非苟於從事。我遇君於泮能剖各船中後。又曾諭君一切。知君實能勝任。適

此時君已退職。是君之臂助予。若有使之者。即不然。我亦必設法使君辭職就我。然此種舉動。易啟人疑。此間人多不明南美洲政界上事。必致紛擾。惟君必能益我。其垂許否。余曰。可否當視君欲我所爲之事而決。余政界上懵無閱歷。恐不足謀秘密。雪笑曰。君誤矣。我所欲請於君者。欲稍任外交事務耳。又欲恃君航海智能。余曰。君殆欲我誘君仇出國耶。雪曰。君言中的。此即我所求於君之事。而願以萬鎊爲酬。使君得成婚事。君意若何。余曰。我實不知將何以答君。此事非所及料者。雪曰。諺不云乎。事之不料者。其至偏速。我願君早言其可否。設君必不可。我將舍而他求。知君眞實。當不洩我之秘。余謝其譽我。而謂欲決可否。當再以所謀詳述之。雪乃取時計視之。曰。恐辭繁。今夕能來共飯否。余曰。諾。將以告我母。遂出。

余默忖此事必至危險。脫不濟。恐萬鎊不足償我所失。且不知瑪蘭以爲可否。將直言之歟。抑隱而不宣歟。躊躇間。已抵家。即以雪爾范四脫爾邀宴事告我母。母曰。是或於爾有益。雪爲何國人。余以西班牙人對。且謂狀若甚富者。母曰。我生平惟識一

西班牙人而其人甚不可信爾友或當不然余於是興辭而出思老母言恐受雪詐決意必深究底蘊而後允許卽詣僑奇旅館主婦告以雪在咖啡室中余逕入雪適倚窓望謙告備矣卽邀余就坐勸食殊殷竟席不及正事及起雪以散步請相與出館經大街至一石橋側流水涓涓夜光燦爛時則倦鳥歸巢啾啾而過並聞禮拜堂中風琴聲悠揚悅耳想瑪蘭正在堂教音樂也

余等就欄憇息雪先問曰意所事君已熟思之余曰然第欲再詳問君之謀畫與我之所當爲者其性質究若何蓋舍誘之出國而外我實無他策是以意尙未決雪曰余不吝縷縷然君必先許我守祕密而後可余允誓之雪曰我當先以其國名告君卽阿根廷共和國也土地廣袤余雖去國不能無戀戀脫非彼狡覬居此位余至今固鐘簾無驚也繼余者爲麥納名富乃台姓初爲我友與參謀議不知其包藏禍心也一旦設法逐我遂竊政柄以自專擅富年五十許精強勇猛威稜聾羣下臣民皆懔懔實無有愛之者余雖無德及民自去位後民多引領以望復辟然欲成事則舍

俘。新總統而外無他謀。我縱潛歸。竭力經營。然成敗殊難逆料。又恐富乃台覺察。先事爲防。倘能以善策餌之。出則我將集同心者入據。故國復握總統之權。若是。即使富乃台殫。力歸爭我。已部署周嚴。能操勝算矣。

余曰。誘之出國。奈何。雪曰。此卽需君謀畫者。我已粗得大略。君再審慎出之。事必有濟。我明語子。有一汽船。泊勿洛立大海岸。足供遊覽之用。約重千噸。船係合衆國同志所製。願假我以集事。君若允我請。則可先往西印度。再往巴巴篤司島。入此船。君僞爲一豪富之英人也者。往阿根廷遊歷。凡遊歷者多往謁總統。固爲常例。旣成交誼。可定期宴富於汽船中。抑或君遇諸他所。君即可……此則留以待君想像者。言畢。注目視余。以待余答。余已知其意。故問之曰。其後將何以處之。雪曰。君載以往一海島。余已派人駐守。至卽禁錮之。其島名。當緩告君。事固可唾手成者。余曰。事似簡直。第舟中諸從者。安知不洩于人。且又安能必其一力助我。雪曰。當慎選之。君不必過慮。惟君意謂何。余曰。仍有未能答者。脫不濟受拘。將若何。曰。勢將飲彈死耳。事出。